人性、爱情、自由，雨果的作品表现了这6个字。所以，人们一直怀念他——

雨中踏寻雨果路

TOURISM 思想之旅

张兴慧 文并摄

一天，和女儿谈起2013年奥斯卡获奖大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我们一起看的，我自己看了《林肯》，女儿看了《悲惨世界》我没看。

“《悲惨世界》是根据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吗？”

“也对，也不对。电影改自美国百老汇的同名音乐剧，而音乐剧又是根据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或者说，电影是对小说的二次改编。”

“你对雨果和小说《悲惨世界》知道的多吗？”

“雨果是法国大文豪，《悲惨世界》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我也读过。还有，雨果还写过《巴黎圣母院》。”

“不错。你知道雨果在布鲁塞尔流亡过吗？”

“不知道。”

“雨果前后在这座城市累计待过500多天。《悲惨世界》也是在这里最先印刷发行的。”我有些得意地说。

“是吗？”女儿疑惑，“在这里，我大学都读完了，没听说过这些呀。”

“学经济的，不知道这些可以理解。不过，若有兴趣，咱们可以一起出门，寻访雨果在布鲁塞尔的足迹。”

“主意不错。”女儿表现出浓厚兴趣。可是临出门，天空中小雨淅淅沥沥，落个不停。我有些犹豫，她却若无其事地开玩笑：“寻访雨果，不下雨怎么能有结果呢。”

雨果故居

布鲁塞尔古城墙

圣休伯特皇家长廊

移来的橡树苗

参与推翻帝制暴动失败 逃亡比利时

有人说，雨果是比利时最有名的外国人，原因是他写了《悲惨世界》。2012年恰逢小说问世150周年。为此，布鲁塞尔的旅游文化界足足忙了一年。圣诞节，美国好莱坞推出电影《悲惨世界》；2013年年初，该片一举拿下3项奥斯卡大奖。这下子，雨果其人其事又在布鲁塞尔红火了起来。

布鲁塞尔一家名叫“参观布鲁塞尔（VISITBRUSSELS）”的公司，把雨果在布鲁塞尔住过和去过的地方一一标在旅游图上，吸引游客参加他们组织的“步行雨果路”主题游项目。我们开始了自己的“雨中踏寻雨果路”，依据的是旅游“专业路线”，方式上却完全是“自助游”。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素有“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之美誉。1831年发表《巴黎圣母院》，一跃成为法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之后，又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参议员。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年）期间，又成为共和国议会代表。雨果威望高名气大，在当时的法国红极一时。可到了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1852~1870），史称拿破仑三世。

“听起来像中国的袁世凯呀。总统不过瘾，自己推翻自己，当皇帝”。女儿快嘴评论说。

“袁世凯可能跟他学的吧。但拿破仑三世却是跟他大伯学的。”我随口说。

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位拿破仑，是指拿破仑·波拿巴，而这位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他的侄子。此二人一定要分清楚。

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当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第一执政；1802年8月，他修改宪法，改为终身执政；1804年11月，又修改宪法，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改为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当了皇帝（1804~1814），史称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有根“独苗”，没当上皇帝就夭折了，但仍被称为拿破仑二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论资排辈”，只能屈居第三了。

拿破仑三世当了皇帝，实行专制统治，议会权力大受削弱。雨果奋起反抗，不仅公开抨击他倒行逆施，还亲自参加了武力推翻他的暴动。但武装斗争很快失败，为了躲避迫害，雨果隐姓埋名，装扮成印刷工人才侥幸越过法国边境，逃到比利时。

宣扬欧洲统一的思想先驱

“法国离比利时这么近，雨果以前没来过？”

“来过。”

1837年，雨果第一次访问布鲁塞尔。在《法国和比利时游历记》一书中，雨果表达了对布鲁塞尔的感受。他说，布鲁塞尔大广场是世界最美的广场，圣米歇尔教堂和巴黎圣母院一样漂亮，他内心对“布鲁塞尔充满了羡慕之情”。

或许是因为布鲁斯塞尔大广场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雨果一到布鲁塞尔就首先在这里寻觅住处。他先在大广场的风车旅馆（GRAND PLACE 16）住了一个月，然后又搬到斜对面的鸽子旅馆（GRAND PLACE 26），一直住到1852年夏天他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现在，鸽子旅馆4层被保留为雨果纪念馆，里边陈列着一些雨果当年的用品和书籍。

“比利时为什么收留了雨果却又要驱逐他？”

“政治原因。”

雨果这次到布鲁塞尔，虽是流亡，形象狼狈，但却一点都不气馁。他以笔带枪，鞭挞拿破仑三世，代表作有《惩罚集》和《小拿破仑》等。因此，拿破仑三世给比利时国王施加压力，要求驱逐雨果。比国国王顶不住，遂要求雨果离境。1852年夏天，雨果离开比利时，流亡到临近法国但却是英国属地的根西岛。

离开比利时前，雨果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发表了著名演说，呼吁比利时人满怀信心，等待“欧罗巴合众国”的建立。到那时，布鲁塞尔将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华盛顿特区一样，成为欧罗巴合众国的首都。

这就是雨果的欧洲统一思想。除了演讲鼓吹这一思想外，1870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那天，他还在根西岛自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棵橡树，称其为“欧罗巴合众国之树”。他说：“等这颗树长成了，欧罗巴合众国也就诞生了。”到现在，虽然欧洲没有出现雨果希望的合众国，但欧盟却是这种思想直接催生的国家集团。今天，你若到欧洲议会参观，听到的头一句解说词就是，雨果是倡导建立欧盟的思想先驱。

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可能解体的声音甚嚣尘上。为了呼吁欧洲团结，有人从雨果种植的橡树上直接移植了一枝嫩芽，栽种在鲁塞尔维托克尼那图书馆的（BIBLIOTHECA WITTOCKIANA）草坪上。人们祝愿欧盟和这株风雨飘摇的小树一样，能再次茁壮长成参天大树。

《悲惨世界》在这里出版

“雨果每天忙着与拿破仑三世做斗争和宣传欧洲统一思想，他还顾得上写《悲惨世界》？”

“这个问题好。这些事情确实拖了雨果继续写《悲惨世界》的后腿。耽搁了若干年，他才重新写作。本来，流亡布鲁塞尔之前，雨果已完成了全书的4/5。”

但离开巴黎逃亡时，雨果仓皇之中没带小说手稿。这样，故事就引出了一个女人——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她当年26岁，遇到了30岁且已结婚的雨果。二人一见钟情，从此终身保持了情人关系。

雨果逃到布鲁塞尔没几天，德鲁埃就带着《悲惨世界》的书稿赶到了。但一直到1861年，雨果才再次来到比利时。他在布鲁塞尔和离布鲁塞尔20公里处的滑铁卢都住过。详细考察了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被击败的滑铁卢战场之后，雨果最终完成了《悲惨世界》。1862年3月30日，比利时出版商LACROIX & VERBOECKHOVEN率先出版了该书。

《悲惨世界》出版后，雨果光顾比利时的次数增多了。1866年~1871年间，他选择布鲁塞尔街垒广场4号（PLACE DES BARRICADES 4）为固定住所，他和妻子儿女住在这里。德鲁埃如影随形，她的宅子地段十分繁华，位于大广场附近圣休伯特皇家长廊里面。

这条圣休伯特皇家长廊全长200多米，顶部呈拱形，玻璃覆盖其上，是19世纪中期世界上最长的封闭式购物、娱乐和休闲走廊。从雨果家出发，步行不到20分钟即可到达这里。当年，雨果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幽会德鲁埃。现在，这里依然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当时布鲁塞尔就这么热闹，这是雨果选择来这里流亡的原因吗？”

“当然不是，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想当年，法国大革命虽然惨烈悲壮，将国王路易十六也送上了断头台。但法国政体却在共和与帝制间不断转换，总统和皇帝你来我往。在欧洲其他国家，君主制仍然强势，民众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而比利时，则是于1830年诞生的新国家，虽然也有国王，但刚刚通过的宪法却相对比较宽松，民权相对可以得到保障，言论也自由。所以，临近国家法国和普鲁士的异议人士，在受到本国政府的迫害时，多逃到比利时避难。同时期，与雨果一起在布鲁塞尔流亡的作家还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仲马，他的代表作是《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

富有远见的文化保护主义思想

“除了欧洲统一思想外，雨果反对拿破仑三世，说明也有追求共和的民主思想。他还有其他思想主张吗？”

“还有一些。”

一条是他提倡保护古建筑，体现了富有远见的文化保护主义思想。在雨果流亡布鲁塞尔的年代，比利时工业化正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正如火如荼，许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建筑被无情拆毁。雨果痛心疾首，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当时的布鲁塞尔古城墙。他的这一超前观念被一些当地人接受了。

在今天布鲁塞尔雷迪森布鲁（RADISSON BLU）皇家酒店，一段布鲁塞尔古城墙赫然立在酒店大堂之内，是“原地保护”的典型。现在，专门前来参观这段古城墙的游客日益增多，这段城墙几乎成了布鲁塞尔独特的新亮点。这里，不能不提雨果的功劳。

蒙蒙细雨依然在飘。我们也坐在酒店大堂里休息。一边喝咖啡，一边凝视着这段古城墙，我内心却试图简洁地总结一下雨果的主要思想。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这些成份都有，似乎不能用一个术语概括。我问女儿，她给了6个字：人性、爱情、自由。

我同意。这些才是人类的永恒追求。雨果的作品表现了这6个字，所以，人们一直怀念他。

创意城乡中国行在京启动

本报讯（吕倩）日前，“创意城乡中国行启动仪式暨美丽中国论坛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该活动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求是《小康》杂志社联合主办。

会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等，分别就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和创意、人口资源、公共服务均等、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历史任务，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制约，中国很难重复西方国家以往的“城市化模式”，必须探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

据介绍，“创意城乡中国行”将设定《美丽中国评价体系及重点能源企业环境责任报告》、《中国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地域文化及产业化发展报告》、《中国乡土文化节》及《走进中国地理标志》等几个课题，拟通过实地调研、座谈、采访等形式，梳理各地城乡规划、文化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疑难问题，对我国当前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形势进行分析和总结，为今年底即将举办的“美丽中国论坛”做好准备和铺垫。

提前感受北京园博园

本届园博会最大的亮点锦绣谷，它是对废弃的大沙坑进行生态修复后，打造的下沉式花谷景区。13日，北京园博会试运行结束，各场馆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将于5月18日正式开幕，至11月18日闭幕，持续时间达5个月。这是继奥运会之后，北京举办的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国际性盛会。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影报道

骑车旅行是一种修行

TOURISM 游学看世界

刘 洋

一群骑车人，一路上汗流浃背却欢声笑语。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下，向着地平线前进……这是冯伟光和他的队友们训练时常有的场景。他们认为，骑行是一种运动，可以强健体魄；骑行是一种态度，让人直面风雨；骑行也是一种成长，让人走向成熟。

冯伟光是中国农业大学阳光自行车协会的会长。谈到为什么选择加入车协，他微微一笑，其实是被同学拉入会的，但从此与骑行结下了不解之缘。

冯伟光和他的骑友们都认为，骑车旅行对于个人而言，绝对算得上是一种修行。认定目标，坚持到底，就是他们的宣言。参加比赛时，冯伟光和队友们经常会遇到体力透支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拿到好名次已经不可能了，但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冲过终点。“只要坚持完成比赛，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这就是骑行比赛的规则。还有一次意外，发生在长途拉练的返校途中。当时已是晚上，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车协的队员们遭遇了暴雨的袭击。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形之下，队员们相互打气，坚持赶路，终于在深夜12点回到了学校。所以，骑行就是坚持。

和所有参与骑行的人一样，冯伟光也从骑行中收获了兄弟般的友谊。“说到友谊，就不得不提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他得意地说到，“一次，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车，骑过泥泞的小路、尘土飞扬的土路、满是煤灰的路，都变成了‘黑人’。一直到晚上十点钟，坚持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同伴的家，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平常，队友们一起聊天，一起学习；假期，骑上车，他们就成了战友，一起面对路上的风吹雨打，一起享受沿途的美好时光。经过一次次到云南，到西藏的假期骑行活动，车协的队员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和坚不可摧的情谊。

“每当骑上车，我就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冯伟光说。一辆单车，一个背包，一群伙伴，即可出行。驶过颠簸的路途，体验异乡的别样风情；穿越昏暗的隧道，迎接黑暗过后的豁然开朗；骑上陡峭的山路，见证山顶的“一览众山小”。途中，还能放松身心，不断挑战自我极限，远离钢筋混凝土，亲近大自然。骑行，就是阳光，就是快乐。

“虽然不会从事与骑行相关的工作，但还是会在闲暇之时，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浪迹天涯”。冯伟光说。骑行，俨然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只要还有车，还有伙伴，就会向着远方，风雨兼程……

TOURISM 荒腔走板

花开花谢

晋永权

山桃花开败，杏花开；杏花开败，桃花开；桃花开败，梨花开；梨花开败，苹果花开。北京香山余脉，天泰山脚下石景山区黑石头村的老人，对城里赶来踏青的人细数着花开的顺序，来者大可泛言春暖花开，较起真来却是一笔糊涂账。

这山野之间还有一种樱桃花，什么时候开的，鲜有人注意，这是因为百花之中，她碎小又不艳丽，很不起眼。但老人们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农历五月过后，提着榆木把子柳条篮，上山采樱桃，装满后，用核桃叶子盖上，去走亲戚。

让村民们心痛的是，黑石头村旧址，原先村头那棵枝繁叶茂的皂角树却在近几年眼睁睁地死掉了，再也看不到它春天开花的样子。这棵树是连理枝，村民称做“夫妻树”。说不清老几辈人都在这树下乘凉，妇女们更是把皂荚采下来，用棒槌砸碎，包裹在衣服里，揉搓，然后在黑石头沟清澈的泉水里把衣服漂洗干净。远处，少年身背箩筐，里面装满要洗的衣被，随母亲翻过山梁赶来。

实地察看，复原当年的场景，黑石头村人依山居住在东边，村西是条叫做黑石头沟的小河，小河西边山坡上则是这棵高大的皂角树，而那块黝黑的石头则立在这棵树南边二三十米开外。不过，远在清末，黑石头村人就迁到山下一公里开外的地方居住了。

那时，这个京西不起眼的小山村经历一劫。几年间，村里连续出现刚生的孩子就立刻断气的情况，不祥、恐惧笼罩着整个村庄。一天，一名游方僧（一说是道士），路经此地，村民们请求他消灾祈福，这高人四处探看，打卦占卜，最后说，整个村子都要搬。于是，老辈人便把村子迁到了现在的位置，灾便奇迹般地消了。

老村里的人散尽，但皂角树依然旺盛地生长着，村民们还是不时来到树下相聚，溪水依然昼夜流淌。

又过了许多年，大概是民国年间吧，村子附近来了测绘队。队员找村民打听自己所在位置的名称，村民说，你们待的这条沟叫“渴了峪”。后来不知怎么这测绘队就把附近的山梁叫做了“克勤峪”，村民们想不通，也笑话这些有学问的人怎么能把“峪”——自己语义中的山沟，当作山梁的名字。而他们自己的叫法，无论是古名“荐福山”，还是“天泰山”、“香峪大梁”，甚至“猴山”，都比那怪里怪气的“克勤峪”好听。总之，这名字村民们叫起来别扭。

再后来，修路队来了。规划中的黑陈（黑石头村至陈家沟）路，恰好从村旧址穿过。公路紧贴着皂角树，距离甚至不到十公分，原先山坡上舒展生长的这棵树，眼下只落得个逼仄的空间。山坡下留着溪水的黑石头沟，也被这马路挤向了更东边。到1980年初，这条给村民带来方便的路上，却出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从城里开来的大型垃圾运输车，不舍昼夜，径直把一车车垃圾拉到这里卸下。

二十多年来，纵是身边机器轰鸣，蚊蝇漫天，污水横流，臭气熏人，但这棵皂角树依然在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开花，金秋十月结果，如约而至。只是村民来到这里取皂荚的次数日渐稀少了，直到把它遗忘。

四五年前，这山沟里城市化进程加快，黑石头村再次拆迁。忙碌的村民偶然上山，惊讶地发现“夫妻树”死了。有人说，这树得有六七百年的寿命，命数没到，不该死呀！有关这棵树的死掉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定是自然死亡，有人分析是虫蛀死的，也有人归因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变化。当然，也有老人把夫妻树的死掉，与近几年黑石头村的拆迁联系在一起，村子没了，树也没活头了。

这个春天，“夫妻树”只剩下半米高枯黄的树干孤零零地立在路边，路过的人随手就可掰下一块。身后铁丝网内浮土掩埋起来的垃圾山上也长出了青青的草，东侧的黑石头沟静静地流淌着垃圾山上渗出的污水。大地安宁如初。

新加坡旅游局 首部微电影全球公映

本报讯（实习生**阮霁阳**）日前，新加坡旅游局首部主题微电影《从心发现爱》全球首映式在北京举办。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署长周振兴携微电影女主角林依晨，联合新中合作伙伴与近百家媒体正式发布了微电影。作为2013年新加坡旅游局“从心发现 新加坡”主题活动的全新举措，该部微电影取自热播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概念，诠释了在新加坡旅行中发现亲情、爱情、友情，勇敢表达爱的理念。

周振兴表示，“微电影作为‘从心发现 新加坡’主题活动在2013年的首个重要举措，希望借助微电影的魅力以及生动的影像故事，传达出更多有深度、多元与新鲜的新加坡体验。”